

寧志

禅宗公案的沉思顿悟

禅宗以求开悟为目的

『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是其基本信念

公案是禅人求道悟道的

智慧结晶

对禅宗公案的沉思顿悟

就是对自己的思想进行提炼

做一个有智慧的人



赵文竹

绘 /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B946.5-49
60

夢忘

禅宗公案的沉思顿悟

赵文竹 绘/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宁心：禅宗公案的沉思顿悟/赵文竹绘著.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12

ISBN 978-7-5039-392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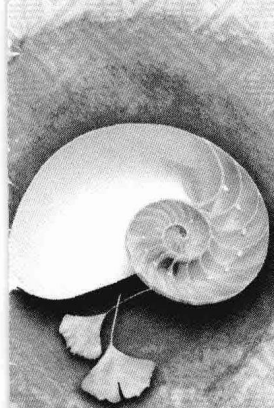
I. 宁… II. 赵… III. 禅宗—人生哲学—通俗读物
IV. B946.5-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75405号

宁心：禅宗公案沉思顿悟

- | | |
|------|--|
| 作 者 | 赵文竹 |
| 责任编辑 | 丁晖 |
| 封面设计 | 巴斯光年WORKSHOP |
| 版式设计 | 弘文馆·蒿薇薇 |
| 出版发行 | 文化艺术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1号 100029 |
| 网 址 | www.whyscbs.com |
| 电子邮箱 | whysbooks@263.net |
| 电 话 | (010)64813345 64813346(总编室)
(010)64813384 64813385(发行部) |
| 经 销 | 新华书店 |
| 印 刷 | 小森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
| 版 次 | 2010年3月第1版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
| 开 本 | 640×940毫米 1/16 |
| 印 张 | 13.5 彩插44 |
| 字 数 | 150千字 |
| 书 号 | ISBN 978-7-5039-3920-4 |
| 定 价 | 26.00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目录

contents

禅机不是黑话	1
那个不是哪个	7
五祖打妄语了么	13
六祖出家	23
塑性与佛性	43
一宿觉	49
绝顶聪明的神会	61
虚空是怎样粉碎的	71
空中何妨立锥	89
老僧在什么处	105

赵州禅师	111
会结菩提子的柏树	123
狗子佛性，有无不相关	131
赵州茶的吃法	141
开悟的虫	151
大肚擂台赛	163
网里网外	173
如是我闻	187
后 记	203



禅机不是黑话

如今有些禅和子看公案、论公案，都在弄玄虚，琢磨着什么话用什么话来对，有的当成打哑谜，有的当成文人对诗句，有的当成时下流行的脑筋急转弯，还有的干脆当成威虎山的黑话了，以为是些全无道理的乱侃一通，岂不知人家看似没有理路的话背后都有清晰明白的理路，只是迷人看不清罢了。



以出世心做世间事，是菩萨行道；
以世间心做出世事，乃魔子营生。

座山雕：“天王盖地虎。”

杨子荣：“宝塔镇河妖。”

座山雕：“么哈么哈。”

杨子荣：“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

座山雕：“脸红什么？”

杨子荣：“精神焕发。”

座山雕：“怎么又黄啦？”

杨子荣：“防冷涂的蜡。”

座山雕：“这么说，你是许旅长的人啦？”

杨子荣：“许旅长的司马副官胡标。”

各位看官请不必费心参究，以上这一段对话不是禅和子间打禅机，而是土匪的黑话，这个公案出自京剧《智取威虎山》，解放军侦察英雄杨子荣初次打进匪窟威虎山的一幕。

请再看下一段：

行思：“子何方而来？”

希迁：“曹溪来。”

行思：“将得什么来？”

希迁：“未到曹溪亦不失。”

行思：“怎么用去曹溪做什么？”

希迁：“若不到曹溪，争知不失？”

希迁反问：“曹溪大师还识和尚否？”

行思：“汝今识吾否？”

希迁：“识又争能识得？”

行思：“从角虽多，一麟足矣。”

各位看官，怎么样？这一段和上一段差不多吧？您可看好了，这可不是土匪间的黑话，这是两位禅宗大德的对话，这种对话叫做斗禅机。黑话是事先私下约定的暗语，说什么答什么都是一定的，对上了，就是自己人，对不上就是特务。而斗禅机则不是这样，斗禅机也就是逗禅机，彼此之间的话都是根据对方的话和身体语言临场发挥的，如同武功师过招。许多话看似没头没脑，实则暗藏机锋，见性的过来人看对方每一招每一式都清清楚楚，连对方的起心动念都清清楚楚，如果你不见性，你就会茫然不知所措，因为你不知对方在说什么。

这个公案发生在唐朝，六祖惠能即将示寂，他有个弟子后来很有名，人称石头希迁，这希迁当时还是个沙弥，这希迁就问六祖：“老和尚百年后，我该到哪里依附谁学法呢？”六祖说：“寻思去。”六祖的上首弟子叫行思，是个过来人，当时已经离开六祖远住江西吉安青原山净居寺弘化一方了，人称青原行思禅师。六祖说得简单，“寻思去”，就是告诉希迁找青原行思去。可希迁来得晚，并不知道他还有个叫行思的大师兄，就把“寻思”二字理解为琢磨思考的意思了，因此当六祖圆寂后，这希迁就常常找个僻静处端坐思维。见他这样，首座师父就问他：“你师父已逝，你这样整日空坐干什么？”希迁说：“我遵从师父的遗教，所以在这里寻思琢磨。”首座师父说：“你误会了呀，你有个师兄行思和尚，现在住在吉州青原山，你的因缘在那里。你师父其实告诉你的很直接，你没听明白。”

希迁听了首座师父的话，便拜别祖龕，直奔青原山去了。到了净居寺，当时叫安隐寺，见到行思禅师，这就有了前边那段看似莫



巧八哥成不了理论家；
模仿秀成不了大宗师。

名其妙的对话。行思问：“你从哪里来呀？”希迁说：“我从曹溪六祖那里来。”行思就勘测他：“你带了什么问题来？想得个什么？”希迁知道这是测他的见地，就回答说：“没带什么来，也无须得个什么，本来现成，无欠无余，即使未到曹溪未见六祖以前也不缺失什么。”行思又问：“既然未到曹溪也不少什么，那你还去曹溪干什么？”希迁又回答说：“尽管本来现成，可是不到曹溪，不经六祖指教开示，又怎么知道呢？”接下来希迁反问行思：“六祖还认识师兄你么？师父认可你么？”行思说：“你莫管六祖是否认识我，我问你现在是否能认识我？”希迁说：“我和师兄你刚接触，又怎么能一下子认识你究竟是不是个过来人呢？”行思说：“这说明你确实不是个明眼人，若是明眼人，三两句话就该有数了，是龙是虫，不用看它有角没角，但看一鳞半爪就知道啦，你那点见地功夫，瞒不住我的。”行思的话



第一等道德只是淨心，
第一等文章只是實話。

有两个意思，一是说希迁眼尚不明，一是说自己看希迁很清楚。当然原话如前，很简单，文竹这里连他俩脑子里的想法都翻译成语言了，这样大家容易懂。你看古人见面都是道上的话，这些道上的话也都直来直去，并没有什么奇特捏怪之处。我们若会道，便知道他们在说什么，若不会道，就以为他们故意弄些玄虚。

如今有些禅和子看公案、论公案，都在弄玄虚，琢磨着什么话用什么话来对，有的当成打哑谜，有的当成文人对诗句，有的当成时下流行的脑筋急转弯，还有的干脆当成威虎山的黑话了，以为是些全无道理的乱侃一通，岂不知人家看似没有理路的话背后都有清晰明白的理路，只是迷人看不清罢了。



那个不是哪个

一切经典，一切公案，都是为了表法，学人一定要透过这些语言场景去体悟祖师想要表达的那个法，而不是在语言相、文字相和各种名相上去费脑筋、抠字眼，去考证什么真伪、早晚。



万事说休何曾休？妄念几番上心头。
习气由来最难除，岂可轻离度人舟。

话说六祖惠能当年在五祖弘忍处开悟得法，遵五祖嘱咐持祖衣袈裟急急南行，神秀属下一批庸僧得知后心气大为不平，纷纷南追，欲夺袈裟。有个叫惠明的人，行伍出身，性鲁体健，追在最先，至广东大庾岭，追上了惠能。惠能见惠明追来，便将袈裟放在大青石上，说：“此衣表信，难道可以力争去么？如果你能拿走，你就拿走好了。”惠明伸手去取，袈裟竟如生根一般，提将不起，惠明想，看来惠能果然有法，感得护法神守护祖衣，于是惠明转而对惠能说：“我为法来，不为衣来，你在和尚那里究竟得了什么法，请为我说。”惠能便让惠明屏息摄念自净其意，二人默然良久，惠能道：“不思善，不思恶，正与么时，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这个话是直指法，意思是，你惠明此时既不思善，又不思恶，当然也不思别的，没有任何分别妄想，但也不曾断念绝念，明明历历，昭昭灵灵，那是什么？那就是你的本来面目呀！多么直接，多么痛快，斩钉截铁，无丝毫葛藤，这正是六祖以上几位祖师的风格，直指人心，见性成佛。那惠明听了六祖的话，当下大悟，遍体汗流，便一边落泪一边磕头礼拜，又问：“就这么简单？再没有别的密意了？”六祖说：“认识了这个，所有的秘密都在你自己这里了。”于是惠明一拜再拜，礼谢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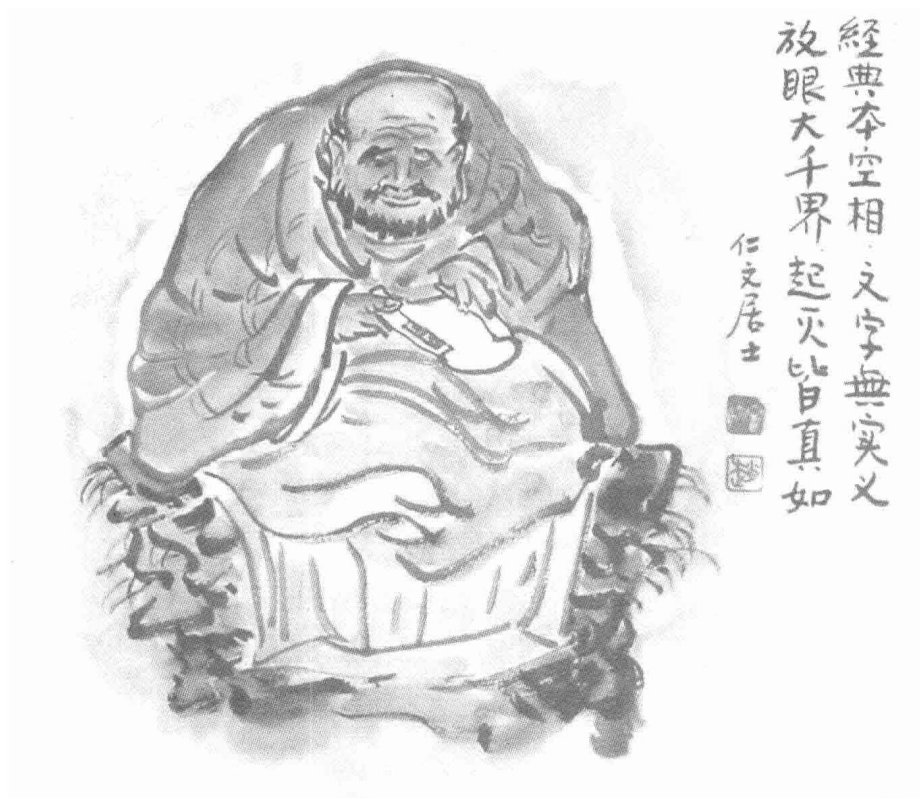
可见这惠明尽管貌似粗鲁，内在却不是一个钝根人。可同样是这样明明白白几句话，后来人却百般揣测，不知所云，于是便有了种种讹传，种种解释。有人把他改成“不思善、不思恶，正与么时，哪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这就不是六祖的直指风格了，成了参话头



点无影灯，读无字经；
建无相塔，修无住行。

了。六祖那时没有参话头一说，参话头是宋朝云居山大慧宗杲禅师创造的，是因为后来人根机薄弱，不识直指，不得已的巧设方便。如果当时惠明问六祖：“如何是我的本来面目？”六祖说：“那个能思善能思恶能问话的是谁呀？”那就叫参话头了。

不妨把以上三个说法做一个形象的对比，这就好像我们去拜访某家主人，那家的家丁奴仆们都在忙忙碌碌，有的擦地，有的洗



经典本空相，文字无实义；
放眼大千界，起灭皆真如。

碗，有的浇花，有的巡逻，而那主人翁却好像什么都不做，我们不识那主人翁，便有识者告诉我们：“不擦地、不洗碗、不浇花、不巡逻的，那个便是主人翁。”这就是直指法。如果说：“不擦地、不洗碗、不浇花、不巡逻的，哪个是主人翁？”反而会使人一头雾水。即使参话头，也不是这个说法，而是“指使擦地、洗碗、浇花、巡

遛的那个是谁呀？”于是我们就观察这些擦地洗碗的奴仆，观察他们看谁的眼色在行事，从而认识那个主人翁，这叫参话头。

整理祖师的言教，必须见性才能无误，你见性了，你便不仅知道祖师是怎么说的，而且知道祖师为什么这样说。一个见性人整理的公案，即使语言上不是一字不差，甚至时间地点场景描述有误，那也是如法的，因为他有能力传达祖师的心法。而如果一个不见性的人，即使你就在祖师身边作现场记录，也完全有可能弄出讹误，你不解祖师心法，不解祖师真实义嘛！

一切经典，一切公案，都是为了表法，学人一定要透过这些语言场景去体悟祖师想要表达的那个法，而不是在语言相、文字相和各种名相上去费脑筋、抠字眼，去考证什么真伪、早晚。

见地若真，凭空编造的公案也是真；见地若不真，真实的公案也会走样。一般讲，越早的经典版本越可靠，然而若有古佛大善知识出世，他整理的经典公案可能比古本还可靠，甚至他自己的言论文章就是经典，前佛后佛不二心嘛！